

820.71
1003

于
潮等著

方生未死之間

東南出版社印行



方生未死之間 目錄

史序	三
于潮：方生未死之間	一七
項黎：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	四九
于潮：論生活態度與現實主義	五九
項黎：生活的三度	七三
于潮：論所謂「生活的三度」	七七
項黎：論藝術態度和生活態度	八七

原书空白页

序

這裏的六篇文章是我國新文化運動發展的新階段上最佳的收穫。從其中，我們可以獲知自「五四」以後的二十六年來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不能深入的原因和今後新文化運動應循的途徑，可以獲知主客觀的關係和生活究竟的意義之所在，可以獲知新文化運動至此推進了一個怎樣的階段。

如果說在我國民主革命運動史上，從「五四」起是經歷了「五四」，「北伐之役」和一九三七年起的全民抗戰的三個階段，則我國的新文化運動也是經歷了這同樣的三個階段的。

有人把「五四運動」看作我國文化上的啓蒙運動，這意見是不錯的，從那時起，我

們已輸入了民主政治和科學的思想，我們向新時代張開了眼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批判了舊禮教和舊思想，向舊時代拋出了投槍。但正像我們當時在政治運動上的不夠成熟一樣，在文化運動上我們也十分幼稚。我們幾乎是沒有批判地接受了一切的外來思想，而又是那麼觀念模糊，莫衷一是。即算是自認為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罷，他的腦子裏也同時存在着個人主義的思想，無政府主義的思想。而對於舊思想的批判，也是帶着吉訶德式的精神——不分青紅皂白，一矛子殺去。正因為如此，它未能培植出堅實的文化陣容，未能創造出完整的思想體系，但也正因為如此，它帶來了一股蓬勃的朝氣，開闢了一個遠大的前途。打先鋒，殺頭陣，我們一點不能抹殺它的功勞。但任重道遠，完成光輝燦爛的文化建設工作，則不是「五四」的規模所可能完成任務的。

由於北伐時代本身的多光多色，給文化運動打下了向前發展的現實基礎。這時期的文化運動的特點，正如于潮先生所云。

「明確的提出理論和實踐的統一，思想和生活的統一是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前後的事情，這一個主觀任務的提出是有意義的，因為那指示着新文化的建立不但有待於客觀條件的改變，而且與主觀當事者的改變，新文化的建立者本身還是需要建立的。」但由於當時現實環境的惡劣和主觀力量的不足以及主觀上的輕心，這一口號並沒有

收到他應收的效果。而且由於現實環境的日益惡化，文化的戰士也無形中陷入退步的狀態，而結果是復古主義者從各方面的猖獗。

所幸的是，歷史不會儘走回頭路。

全民抗戰運動的醞釀，在文化運動上也醞釀着一次新的進軍。這便是一九三五以後有名的新啓蒙運動的起來。如果說全民抗戰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危機，則新啓蒙運動無疑挽救了我們的文化危機。這一運動起來之後，我們不但對新思想有了不同的看法——新思想有好也有壞，就是對於舊思想的批判也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不再是一味地抹殺抨擊，而是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了。我們的陣容已遠為嚴整，力量已遠為堅實，我們的頭腦的舞台上不再是百戲雜陳。二十年的歲月不算短，這二十年完成的工作也不算少，然而，我們負担着民族的不幸歷史的重担，不能不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裏走完人家五世紀才走完的路程。我們的工作繁多，任務艱鉅。

由於現實環境的萬花繚亂，中國革命者鬥爭的道路便格外艱難：由於鬥爭的道路格外艱難，中國革命者和中國人民所過的鬥爭生活也就格外多色多聲；由於鬥爭生活的多色多聲，中國的新文化戰士也就磨鍊出了過人的智慧，新文化運動也就收穫了豐碩的鮮果。

不少的人們痛感現實生活沉悶的時候，新文化戰士一方面親身參加了改造現實的偉大的工作，一方面爲新文化的建立的現階段的工作指出了平坦的道路。「方生未死之間」裏的幾篇文章便是屬於這一方面的寶貴的收穫。

但我們一定要弄明白：改變生活態度這一口號的提出固爲新文化運動增加了新的血液，我們實在此以前展開了一個富於歷史意義的文化工作者自我改造的運動。改變生活態度是這一運動向前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不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和其來蹤去跡，我們是不會深刻了解「方生未死之間」所提出的問題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的。

到現在，問題匯流到一點：改變生活態度成了這一新文化運動的靈魂。

于潮先生說：

「這樣，一方面由於客觀環境的複雜化，另一方面由於主觀力量的堅實化：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含義已經慢慢由初期的口號和行動統一的含義，而變爲思想和生活統一的含義了。思想的範圍不一定比理論廣，但生活的範圍却比實踐的包容大。實踐的意思是實行的一個理論上的條文，而其最初所指大部份亦不外直接的行動和指定給工作；而生活的範圍裏却固然包含有行動和工作，同時也還包含了不是行動的休息，不是工作的自在在與人往來，待人接物的生活。行動主義固然不能包含生活，工作主義同樣不能包攝

生活。

「百川歸海，所以這些問題歸結到一點：生活的意義。

「我們的回答斬釘截鐵：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到處都有生活，不管是前方和後方，當前問題的重心不在於生活前綫和後方，而是在生活態度。

「這裏，知識份子的轉變就碰到了一種特殊的困難，困難在什麼地方呢？對於一個知識份子，建立一個健全的理論態度易，建立一個健全的生活態度難；建立一個健全的抽象的理智態度易，建立一個健全的具體的感情態度難；改變他們的思想易，改變他們的感情難。……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正是建立這樣的一種生活態度，既不是以一個材料搜集家的身份去研究人民大眾，爲了將來寫一部作品；也不是以一個領導者的身份去了解他們，爲了將來領導他們。而是當做他們的一員，變成他們的一員，和他們結下生死不解之緣，和他們一道生活下去。」

只有生活態度的改變，革命者方可以從行動主義和工作主義中解脫；只有生活態度的改變，革命的事業才可以與生活的目的一致；只有生活態度的改變，革命的事業才不

僅是救世救人的偉大工作而且是革命者生命力昂揚的至善的途徑；只有生活態度的改變，我們才可以接受中國的和外國的優良的文化遺產；只有生活態度的改變，我們才可以解決人生有什麼意義的人類史上的難題。

關於生活態度的改變有了一個輝煌的指導原則，那便是「生活三度說」。嘉梨先生的那篇文章是專門討論這個問題的。

什麼是生活的廣度？嘉梨先生說：

「改變生活環境，擴大生活範圍。」也就是「見的世面大。『見』之一字，道出這一階段中人和世界的關係，『看看』而已。」

什麼是生活的深度？嘉梨先生說：

「生活在人民當中，觀察他們，研究他們，通過這些觀察和研究，累積起來豐富的生活經驗。……說一個人的生活經驗豐富，人們說他閱歷的世故很深。『閱歷』二字道出這一階段中人和世界的關係。『閱歷』者『過過』而已。」

什麼是生活的密度？

「我們不但要用頭腦去理解他們（人民），懂得他們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而且要用全副心腸去貼近他們；感覺他們的憂怒，他們的哀樂，他們的愛，他們的惡，他們

的怨，一言以蔽之，真正關心他們的命運。……說一個人真能體貼旁人，稱之曰「近」人情，「近」之一字，道出這一階段中人和人民的關係——到這裏，生活者和生活對象的關係，已經不復是「走馬觀花」的「看看」，也不是「會經滄海」的「過過」，而是「體貼入微」的「貼近」了。由于已經突入生活對象的核心，因此生活的對象已經不復是這一個世界的「面」和「故」，而是人民的「情」了。」

茅盾先生以爲生活爲密度的提出，最爲扼要。是十分明智的見解。他關於密度一點所作的對嘉梨先生意見的糾正和補充也是很重要的，有了這，我們才可以更深刻地了解所謂生活的密度。只有對生活的密度的深刻的了解。所謂生活三度說也才有意義。我以爲：生活的密度應是生活三度說的重心。

一個人要做到「體貼入微」的「貼近人情」，必其人有真正的人性；在這里並不意味着那種要利用人家而裝出來的矯揉造作的關心和那種所謂「技術一點」的表面上嘻皮笑臉，骨子裏毫無善意的對人的態度，于潮先生說：

「文化發展的終極 一方面固然是要人在思想上更加接近客觀真理（科學），另一方面更是要人在生活上更多實現真正人性的人（人道主義）；歷史的進展不但是在不斷加深人的認識，而且是在不斷擴大人的心胸——逐步完成真正人性的人。」

這一指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類之產生雖不過自然進化過程中的一個現象，原來完全是盲目的，說不上什麼價值與目的，但人類有創造的意志，能够創造文明，人類便應該而且必然能够脫離自然盲目的規律的束縛，由必然的世界進入自由的世界，自由世界的特點便是人性的充分發揚。只有人性的充分發揚，人間生活才會至真至善至美。人性的體現方式是愛與創造的生活。愛人類，愛萬物，愛生活；創造生活中的新事物。而目下一般人的情形則是，不了解生活，做了生活的俘虜；而因此養成市儈主義的生活態度，感情衰退了，理想死亡了。所以我們很少見糾纏的愛戀，勇敢的赴死，江濤澎湃的熱情，叱咤風雲的豪氣。最可悲的是，生活於茫然不知所往，昧然不知所為的愚昧狀態中而毫不自覺，毫無反省！黎明之前的黑暗，竟有這般可怕！

讓我們高呼：性發揚的口號罷！在歷史上，我們有過太多的放射着人性之光芒的巨人，人們記起屈原，記起杜甫，記起諸葛亮，唐太宗，李秀成，記起曹雪芹，記起魯迅，我們將壓抑不住衷心的崇敬之情罷。然而，光是了解是不够的，我們必須和這些偉大的靈魂糾纏擁抱！

讓我們勇於面對生活的光輝罷！要永遠不失那一份向天空的熱情，永遠不失那一份赤子之心，永遠保持着心上的英雄主義！讓原野上怒吼的狂風做我們的教師，讓泛漲的

滔滔春水做我們的教師，護飄然的無心白雲做我們的教師，護籠照庭花的多情夜月做我們的教師。生活是一首偉大的史詩，它雄偉，它也柔媚；它如金石鏗鏘，亦如幽泉滴瀝。

認識生活，乃能建設生活。

「方生未死之間」是我們建設新文化新生活的「精神武器」。

它告訴我們從何處來，要向何處去。

它告訴我們改變生活態度的關鍵之所在。

它告訴我們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之如何互相滲透地構成偉大的生活畫面。項聖先生說：

「但人類的精神活動中，假如沒有了但丁和屈原，沒有莎士比亞和元曲，而只剩下柏拉圖，黑格爾，朱熹，人類的文化還有什麼光彩？在一個人的生活，假如沒有了愛憎喜怒，而只剩下是非的判斷，只剩下邏輯的推理和命題的演繹，生活還有什麼光彩？在人類的語言中，假如沒有了在親密的朋友之間，心與心相對時所謂談心，只剩下大學教授在講壇上，教師在教堂裏的講道壇，語言還有什麼光彩？」這是警鐘的聲音，值得每一個人聽取，尤其是今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某些知識分子，要在這聲音之前

警醒。

「方生未死之間」所談的道理不是僅僅針對文藝工作者而說的。誰如果這樣去理解，誰便對這本書等於一個字也沒有讀。

它也不是告訴我們什麼「以理導情」，「以理導情」正是宋明理學家所說的「以理化情」的翻版。感性生活與理性生活是變互相滲透，辯證地統一在一起的。

「方生未死之間」所提出的「生活態度」不是一塊盾牌。自己冷淡無情却看不慣人家的熱烈如火，自己隨俗浮沈却看不慣人家的獨行特立，自己因循敷衍却看不慣人家的遇事認真，自己口是心非却看不慣人家的表裏如一，自己浮誇虛偽却看不慣人家的篤實真誠，自己屈節卑躬却看不慣人家的凜然正氣，而隨時隨地拿出「生活態度」當作護身的盾牌，這豈是應該？豈是今日的知識分子應有的態度？如果仍然不肯反省，「生活態度」不是盾牌，它不會保護任何人，而使存心利用它人，自身變為時代洪流裏的沈淖。

「死的拉不住的」，也終於拉不住的。廣大的讀者有深銳的目光。這本書初版曾受到盛大的歡迎，千千萬萬的心在激動着讀這本書，討論着這本書裏所提出的問題，多少人因此而睜開了靈魂的眼，看到了新時代的風光！世界真是太廣大了，恨不能使無數的激動的心擁抱於一堂。但百川歸海，只要我們同向着生活的遠大前景奔赴，就仍

是「天涯若比隣」。

一九四五，五，二三，史仔遠於永安

我們正是處在方生和未死之間；舊傳統的遺毒還沒有死去，新文化還沒有普遍地生根；我們的任務很簡單，叫未死的快死，叫方生的快生。我們不能跳過文化發展的必然階段，但是我們要縮短誕生的苦痛。

.....
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
中國的土地是再也不能沉默了！

——方生未死之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